



## “三大员”助父百岁梦圆

□朱淑娟

今年农历二月十五,是父亲百岁寿诞。我们几个做子女的精心安排了百岁寿宴,宴会厅里挂了拉花、贴了寿字,电子屏滚动播放父亲百岁生日相册,亲友们欢聚一堂,献上鲜花、寿桃,捧出五层大蛋糕,斟满天下第一大寿星酒,给老父亲拜寿。望着健康、硬朗的大寿星,每个人心里都乐开了花。

父亲是个农民,一生勤劳,不嗜烟酒,敬老爱幼,与母亲一道养育了四个子女。特别是在1993年母亲中风瘫痪后的4年里,他对母亲无微不至地照料,减轻了我们做子女的许多负担,为我们树立了榜样。我曾对他承诺,一定加倍孝顺他,让他晚年幸福、快乐。2015年,我退休后,当起了父亲的贴身“小棉袄”,经常把他接到家中长住,“培养”百岁老人,成了我的梦想。

父亲90岁前,生活完全自理。90岁后,我们作为子女,心无旁骛地当起了“三大员”:

一是生活服务员。为父亲安排好每天的饮食,做到均衡营养。父亲酷爱戏曲,我们经常锁定电视台的戏曲频道,让他随着剧情或开怀大笑,或发出感叹。他嫌年轻理发师不会刮脸、掏耳朵,我们

就挑选年纪大的理发师上门为他理发,每月一次,他觉得很享受。我们定时为他洗头、洗澡、洗脚、清洗衣被。我还买了一把修脚刀,当起了专职修脚师。几年前,父亲还能用老式剃须刀自己刮胡子,近年来,我隔三差五用电动剃须刀为他刮胡子。把他的衣裤换成轻软的,不用系裤带,方便穿脱。同时,为他购置了小型轮椅,作为在家的代步工具,偶尔推着他去公园、绿地走走。多次带他去观菊展、看大桥,让他亲身感受南通的发展变化。

二是健康管理员。父亲没有基础疾病,除了感冒,几乎不吃药,更不用服保健品。唯一的一次住院,是他96岁那年,我们为他做了一次全面体检,并通过输液,对他的身体进行调理。他听力不好,偶有血压波动,我就每天两次为他测量血压。有段时间,他小腿皮肤瘙痒。我多方咨询,原来是皮肤干燥造成的。于是,我买来润肤霜、护足蜜和各种止痒药水、药膏,解决了困扰他的这一难题。98岁以后,他有时嗜睡,不肯吃饭。我就与他谈吃饭的重要性,并设定了每日必保两顿正餐的底线。时间上可以顺着他的。

有一顿晚饭,等到夜里九点半,他才肯起床来吃。我还注

意观察他的大小便情况,适时增减饮水和纤维食物摄入量。

三是心理辅导员。父亲年老后时常慨叹“岁月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”,怕死、疑病的情绪时常流露出来,并由此影响到吃饭和睡眠。最典型的就是眼睛。父亲的眼睛在同龄人中应该是最好的,他能连续看电视三四个小时,读书看报一两个小时也是常有的事情,但他感觉有时眼睛流泪、眼底发红,于是怀疑自己得了大病,三番五次闹着要住院治疗。我和老公带他先后去了4家医院,结论都是相同的:老年退行性病变,无须治疗。父亲耳朵不好,与他沟通比较困难,我就用笔与他交流。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,告诉他眼睛没有病,要正确对待生死,保持愉悦的心情,争取活到120岁。临近100岁时,父亲脑萎缩已比较严重,有时说他的钱被谁拿走了;有时说他的什么东西被偷了;甚至说钱存在银行,没给存折……弄得我哭笑不得。他完全变成了一个老小孩。我们连哄带骗,给他一些善意的谎言,变戏法似的让他丢失的物品“完璧归赵”。

父亲是我们村里第一个百岁老人。我们给本村民小组每户都发了长寿碗,以示庆贺。父亲历经百年沧桑,如今百岁梦圆。我愿意陪伴父亲走得更久,活出精彩!



母亲  
郭俊



## 哪有多余的母爱

□钱永广

七十多岁的老母亲不肯进城,所以她至今仍住在农村老家,和我居住的城市相距五六十公里。而我因为工作关系,回去看母亲的次数又不是特别多。特别是三年前父亲去世后,为便于和母亲联系,让母亲能在手机中看见我,我终于说服母亲,给她买了一部智能手机,开通了微信。

此后,每天早晨,母亲不是给我打来视频电话,就是发微信语音提醒我,什么该起床了、快要上班了、可别忘了吃早饭之类,仿佛我还是一个离不开母亲的孩子。

不知不觉间,母亲给我打这样的视频电话或发语音已有两三年了,可她提醒我的话题一直未变,如果是夏天,她准会说今天气温太高了,小心别热着;如果是冬天,她准会说今天很冷,多穿两件衣服,别光顾着好看;如果是雨天,她会说出门要带伞,千万不要淋雨感冒了;如果听说我今天有应酬,她准会没完没了地叮嘱我,一定别多喝酒,那样可伤身体了。

用手机给我打电话,几乎成了母亲每天的“必做功课”。有时我因为忙,没有接她的电话,不一会儿她准会发一段语音过来,而我也慢慢习惯了母亲的这种电话和微信语音。

有一段日子,母亲一连几天没有给我打电话、发语音。那些天,我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。我明白过来后,立即拨通了母亲的手机。可一连拨了好几遍,那边居然没有人接。再发语音过去,也没有任何回音。

我感觉不对劲,越想心里越慌,母亲怎么了?赶紧给住

在母亲不远处的姐姐打电话。姐姐说:“妈妈住院了,她的头晕病犯了,幸亏送到医院抢救及时,不过现在已经转危为安了。”末了,姐姐还说,妈妈不让我告诉你,她说你回来不方便、工作又忙,怕你为她分心。

我撂下电话,就驱车向老家奔去。等我气喘吁吁赶到老家医院,发现母亲躺在病床上,正在安静地打着点滴。母亲病得这么重,她还不肯告诉我,想到几年前失去父亲的痛,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。这下母亲急了,心疼地抚摸着我的手说:“儿子,哭什么啊?妈不是好好的吗?你看看,你开车赶这么远的路,就为了看看我,多辛苦多劳累。现在还是疫情防控期间,一点也不知道注意身体和防病。早知道让你姐把手机给我,我给你来个视频电话就是了,省得你来回跑,折腾坏了身体。”

母亲把“劳累”说得特别重。我才想起,我每次开车回家,母亲总是把我后备厢装满了米、油和她种的菜。这可是她平时在老家劳累所得的呀。现在为了看母亲,我仅仅是开车回来看看她,母亲就心疼我累了,要注意身体。看着病床上的母亲,我的眼泪又涌了上来。

母亲虽然很平凡,又上了年纪,但她爱子女的心,并未随着岁月而老去。母亲每天用手机给四十多岁的我打视频电话,提醒我生活中的注意事项。如果有一天母亲再不能给我打电这样的电话了,我会多么悲伤……

虽然母亲的爱有些过度,但我不仅不会反感,反而倍感幸福,因为世上哪有多余的母爱。



## 儿女回家才是节

□朱超群

元宵节那天,读高三的女儿也放学得早。我便想着,还是拜年时去过父母家,要不,今天我们一家四口去母亲家过元宵吧?给母亲电话打过去,先祝她元宵节快乐,然后问她今天有没有为元宵节特意买一些菜?谁知,我的问话却让母亲支支吾吾。

追问下,母亲才“坦白”,她说,因为过年时招待亲戚剩下了好多的菜,一时半会儿也吃不完,就把它们放在了冰箱里,每天拿出几样来吃,就算到今天正月半也还没有吃完呢,哪里还需要再去买菜……再说了,母亲说,她和父亲年纪大了,每天也吃不了多少。说到这,母亲像想起了什么一样,提高了音量,她问我:“要不你们今天全家过来吃晚饭吧,我让你爸去买点菜,今天不是元宵节吗?多好啊,又是周末,一家人聚聚。”

心突然莫名酸涩,因为我知道,此时此刻只要我说一声“好的,我们回去”,那么

等我们待会儿回去,母亲家的餐桌上必定会有很多新鲜的且是我们喜欢吃的食品;可以想象的是,只要我说“忙,不回去了”,那么父母亲依然会是剩菜度元宵。我们都知道,元宵是年的诗意图收尾,多多少少还是蕴含着一些年味的,可就是这样一个节日,于我的父母而言,不过是每一个平平淡淡的日子,平平淡淡地过,唯独儿女回去才有例外。

不由想起一个朋友曾经说起的事。他说他婚后另居,加之工作在外,所以回父母家一般都是在节假日。而每次节假日回去,父母必定会做上一桌菜。他总劝父母无须为自己特意忙碌,父母总会回答他“是过节呢,隆重一点是应该的”。久而久之,他也便认为即使自己不回去,每个节日父母应该也都会过得稍微“隆重”一点。

然而,某一次节日因为自己出差,考虑归期难定,他便和父母说了不回去,结果后来